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桃花扇

(上)

孔尙任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扇花桃
(上)
著任尚孔

書本其學國

萬有文庫

種千一集一第

王雲五
總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扇 花 桃

冊二

著任尚孔

路南河海上人行發
五雲王

路南河海上所刷印
館書印務商

埠各及海上所行發
館書印務商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PEACH-FLOWER FAN (A PLAY)

BY K'UNG SHANG JÊ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嘗怪百子山樵所作傳奇四種。其人率皆更名易姓。不欲以真面目示人。而春燈謎一劇。尤致意於一錯二錯至十錯而未已。蓋心有所歎詞。輒因之。乃知此公未嘗不知其生平之謬誤。而欲改頭易面。以示悔過。然而清流諸君子持之過急。絕之過嚴。使之流芳路塞。遺臭心甘。城門所殃。淳至荆棘。銅駝而不顧。禍雖不始於夷門。夷門亦有不得謝其責者。嗚呼。氣節伸而東漢亡。理學熾而南宋滅。勝國晚年。雖婦人女子。亦知嚮往東林。究於天下事矣。補也。當其時。偉人欲扶世祚。而權不在己。宵人能覆鼎餗。而溺於宴安。溢腕時艱者。徒屬之簷帽青鞋之士。時露熱血者。或反在優伶口技之中。斯乾坤何等時耶。既無龍門昌黎之文。以淋漓而發揮之。又無太白少陵之詩。以長歌而痛哭之。何意六十載後。云亭山人。以承平聖裔。京國閒曹。忽然興會所至。撰出桃花扇一書。上不悖於清議之是非。下可以供兒女之笑噱。吁異乎哉。當日皖城自命以填詞擅天下。詎意今人卽以其技還奪其席。而且不能匿其瑕。而且幾欲穢其魄哉。雖然。作者上下千古。非不鑒於當日之局。而欲舖東林之餘精也。亦非有甚慨於青。

蓋黃旗之舉而爲狡童離黍之悲也。徒以署冷官閒。窻明几淨。胸有勃勃欲發之文章。而偶然借奇立傳云爾。斯時也。適然而有郤匱之義姬。適然而有掉舌之二客。適然而事在興亡之際。皆所謂奇。可以傳者也。彼旣奔赴於腕下。吾亦發抒其胸中。可以當長歌。可以代痛哭。可以用零香斷粉。可以悲華屋丘山。雖人其人而事其事。若一無所避忌者。然不必目爲詞史也。猶記歲在甲戌先生指署齋所懸唐朝樂器小忽雷。令余譜之。一時刻燭分箋。疊鼓競吹。覺浩浩落落。如午夜之聯詩。而性情加鬯。翌日而歌兒持板待韻。又翌日而旗亭已樹。亦輒矣。斯劇之作。亦猶是焉。爲有所謂乎。無所謂乎。然讀至卒章。見板橋殘照。楊柳灣腰之語。雖使柳七復生。猶將下拜。而謂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不拍案叫絕慷慨起舞者哉。妙矣至矣。蔑以加矣。若夫夷門復出應試。似未足當高蹈之目。而桃葉卻聘一事。僅見之與中丞一書。事有不必盡實錄者。作者雖有軒輊之文。余則仍視爲太虛浮雲。空中樓閣云爾。

梁溪夢鶴居士撰

小引

傳奇雖小道。凡詩賦詞曲。四六小說家。無體不備。至於摹寫鬚眉。點染景物。乃兼畫苑矣。其旨趣實本於三百篇。而義則春秋。用筆行文。又左國太史公也。於以警世易俗。贊聖道而輔王化。最近且切。今之樂猶古之樂。豈不信哉。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存者。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墮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爲末世之一救矣。蓋予未仕時。山居多暇。博採遺聞。入之聲律。一句一字。抉心嘔成。今攜遊長安。借讀者雖多。竟無一句一字。着眼看畢之人。每撫胸浩嘆。幾欲付之一火。轉思天下大矣。後世遠矣。特識焦桐者。豈無中郎乎。予姑俟之。

康熙己卯三月云亭山人偶筆

題辭

一例降旗出石頭。烏啼楓落秣陵秋。南朝牘有傷心淚。更向胭脂井畔流。
白馬青絲動地哀。教坊初賜柳圈迴。春燈燕子桃花笑。牋奏新詞狎客來。
江湖無賴弄潺湲。一載春風化杜鵑。卻怪齊梁癡帝子。莫愁湖上住年年。
商丘公子多情甚。水調詞頭弔六朝。眼底忽成千載恨。酒鈎歌扇總無聊。
零落桃花咽水流。垂楊顚頓暮蟬愁。香蛾不比圓圓妓。門閉秦淮古渡頭。
錦瑟銷沉怨夕陽。低回舊院斷人腸。寇家姊妹知何處。更惜風流鄭妥娘。

山蘿子田 雅題

仙郎花下按宮韶。樂府新編慰寂寥。消得東林多少恨。梨園吹斷白牙簫。
玉樹歌殘跡已陳。南朝宮殿柳條新。福王少小風流慣。不愛江山愛美人。
江流滾滾抱金陵。雪鷺霜鷗詎可憇。不見滿城飛礮火。深宮猶自賞春燈。

青樓俠氣觸公卿。珠翠全拋黨禍成。門外烏啼烏柏樹。桃花扇底送侯生。
鶯愁凰恨小樓深。懶向寒牕理玉琴。豪貴又將阿母奪。春光牢鎖看花心。
翠館珍樓月正圓。中涓夜半選嬪娟。可憐建業良家子。宿粉殘粧雜管絃。
書生悞國只空談。漢水樓船戰欲酣。兩岸蘆花啼杜宇。千秋遺恨在寧南。
兵散潯陽草不青。血流殷處楚江腥。軍中文武如蜂聚。排難須尋柳敬亭。
公子豪華盡妙才。秦淮燈舫一時開。千金置酒渾閒事。不許奄兒入社來。
曲中哀怨向誰論。別館春風早杜門。聞道蘭臺聲伎好。一回歎罷一消魂。

千仞岡樵人陳于王題

水天閒話付漁樵。一載南都抵六朝。羌笛檀槽收不盡。濛濛柳色白門橋。

駕坐河房記黨人。陪京防亂落前塵。山殘百子窮奇骨。祇有春燈曲調新。

跋扈寧南風鶴中。東林曾許出羣雄。那知不是張韓輩。辜負當時數鉅公。

兩山互背冥。中有窮奇骨。
邢孟貞山行過懷寧墓詩。
崇禎己巳。在兵譚皖江時。
文勤王北上。移檄定之。遺書錢
虞山曰。吾爲兄
又得一名。特矣。

清製排成玳璪餘馬伶小傳石巢書描摹若輩聲容處一任文園賦子虛失實

青溪野館明春水北里頽垣出菜花都入云亭新樂府勝聽白傅舊琵琶玉茗青藤欲比肩石渠俎豆在臨川濃香絕艷知多少不及興亡扇底傳

齊州王 莘題

長板橋頭惹恨多黃金難買玉郎歌無端社散龍舟歇翻出新聲付綠波
金粉南朝重有情人人知愛聽雛鶯東林未許花枝好一陣游蜂葉底爭
怨人不解春燈謎拚使長江鐵鎖開供奉正忙烽火報胭脂零落女牆隈
漁樵二老說興亡燕子呢喃趁夕陽眼見九江沉斷戟烟籠春樹水茫茫
棲霞山色白雲空梅嶺春殘亂落紅六十年來啼杜宇桃花血點化春風
寂寞香燈寫怨詞秦淮垂柳舊絲絲春潮夜漲天壇下漏盡宮門月墜時

後數日成之者•朝宗於辛卯下第
相傳壯悔堂集•故父雖奇而亦多第

茸茸芳草一江新。桃李無言照水濱。長板橋頭人悵望。秦淮烟雨舊時春。
青溪楊柳兩行秋。粉冷脂殘簫管收。不是石巢歌舞處。淒淒風雨媚香樓。
羽扇新張大寶登。龍墀扶醉賀中興。薰風殿裏開南部。一歲烟花說秣陵。
元宵燈火夜迷離。燕子新教數段詞。羯鼓鼙鼙催玉樹。花開花落後庭知。
樓船駁矢射江鳴。朝野誰人不避兵。肝膽惟存蘇柳輩。烟塵滿地一身行。
鐵鎖長江昨夜開。歌聲咽斷馬嘶來。迷樓辱井無人問。笑指梅花一將臺。
一聲歌罷海天空。剩水殘山夕照中。多少興亡多少淚。樵夫攜酒話漁翁。
曲終江上數峯青。金粉南朝戰血腥。野草閑花愁滿地。一時都付老云亭。

琴臺朱永齡題

中原公子說侯生。文筆曾高復社名。今日梨園譜遺事。何妨兒女有深情。
南渡真成傀儡場。一時黨禍劇披猖。翩翩高致堪摹寫。儻倖千秋是李香。
氣壓寧南惟倜儻。書投光祿雜詼諺。空撰出桃花扇一段風流也自佳。

血作桃花寄怨孤。天涯把扇幾長吁。不知壯悔高堂下。入骨相思悔得無。

陳生吳尾次名士鎮周旋。狎客追歡向酒邊。柳敬亭蘇東坡何意塵揚東海日。江南留得李龜年。丁樹之

新詞不讓長生殿。幽韻全分玉茗堂。泉下故人呼欲出。旗亭樽酒一霑裳。

商丘宋 犝題

往事南朝一夢中。興亡轉瞬鬧秋蟲。多情最是侯公子。消受桃花扇底風。
飄零金粉雨蕭蕭。舊院依稀長板橋。莫怪秦淮水嗚咽。六朝流盡又南朝。
名士傾城氣味投。何來豪貴起戈矛。卻奩更避田家聘。彷彿徐州燕子樓。
代費纏頭用意深。奄兒強欲附東林。絕交書別金陵去。肯負香君一片心。
狎客無端製豔詞。何人妙楷寫烏絲。家家燕子聞長歎。啣得紅箋寄阿誰。
滿城兵甲少寧居。行樂深宮尚晏如。小技翻能溷游俠。崑生曲子敬亭書。
寇門鄭娘歌喉百轉鶯。禁中傳點早知名。官家安用倡家選。輸與潛身卞玉京。
漢中驕帥築高壇。庚癸頻呼就食難。公子移書疑內應。殘棋一局等閒看。

遙憶吾鄉老畫師。藍瑛借居香閣墨淋漓。殘山剩水何堪寫。枉寫桃源避世時。

烟花斷送秣陵春。顛倒朝常盡。弄臣龍友不爲瑞。草賣可知貴。竹有奇人。

虞山倡議采宮娥。自是詩人好事多。明月當頭杯在手。孟津聯語更如何。

冰紈濺血不須嗟。染出天台洞口花。人面依稀筵上見。不知真蹟落誰家。

流分清濁辨來真。復社文人目黨人。何減蘇黃元祐籍。雞林中亦有安民。

田妃抔土改思陵。內監孤忠愁不勝。野乘漫勞增樂府也。如漆室照殘燈。

予有贖園雜志。載根跋。始末先生采入樂府中。

勝絕河房丁繼之。燈船吹竹又彈絲。誰知老去情根斷。卻與才人作導師。

半壁江山劇可憐。銅駝荆棘故依然。閑情付與漁樵話。不學長生便學禪。

蔓草王風歎式微。狡童荒誕事全非。閣高一枕松風夢。獨羨逍遙舊錦衣。

養士恩深三百年。國殤能得幾人賢。傷心閣部梅花嶺。夜夜冬青哭杜鵑。

侯生仙去宋公漫存同是梁園社裏人。使院每聞歌一闋。紅顏白髮暗傷神。往金客宋中丞幕。每有宴會。輒演此劇。

關里文孫正樂年。新聲古調總清妍。譜成抵得南朝史。休與春燈一例傳。春燈謠也。阮大鋮傳奇也。

錢塘吳陳玉題

夜半兵來促管絃。燕巢飛嘆各紛然。南朝剩有福王。一縊不風流亦可憐。

板蕩維持見幾人。隻身關部泣江濱。卻教世俗思忠毅。曾許他年社稷臣。

史公親寢。應童子試時。左忠毅首識之。曰好自愛。他年社稷臣。

也。聞者譁焉。至後果驗。

關門馬口氣如蕪。百子山樵作好仇。餘毒東林連復社。十分錯誤一生休。

玉樹後庭一曲哀。宮紗歌扇賜新裁。桃花自向東風笑。爭似佳人面上來。

鼙鼓鼙鼙夕照微。耳剽舊事演新機。仲連去後誰排難。長揖軍門柳布衣。

由來賈禍是文章。公子才人總擅場。一片癡情敲兩鬢。還從扇底覓餘香。

古滕王特選題

潭水深深柳乍垂。香君樓上好風吹。須知當日張郎筆。染就桃花才畫眉。

兩家樂府盛康熙。進御均叨天子知。縱使元人多院本。勾欄爭唱孔洪詞。

亡友洪君昉思。有長生殿傳奇。與桃花扇先後入內庭。並盛於時。

會稽壑門金 埙題

桃花扇傳奇 題辭

八

東魯春日展桃花扇傳奇悼岸堂先生作

南朝軼事斷人魂。重展香君便面痕。不見滿天紅雨落。老伶泣過魯西門。
先生歿。雖梨園舊部。亦有泣下者。

太白詩。桃花
夾岸魯門西。

正樂人亡鳥嗁啼。一代風徽今墜也。云亭山色輕淒迷。

金壇小鄰氏再題

凡例

一劇名桃花扇，則桃花扇譬則珠也。作桃花扇之筆，譬則龍也。穿雲入霧，或正或側，而龍睛龍爪，總不離乎珠。觀者當用巨眼。

一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於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

一排場有起伏轉折，俱獨闢境界，突如而來，倏然而去，令觀者不能預擬其局面。凡局面可擬者，卽厭套也。

一每齣脉絡聯貫，不可更移，不可減少，非如舊劇東拽西牽，便湊一齣。

一各本填詞，每一長折，例用十曲，短折例用八曲。優人刪繁就簡，只歌五六曲，往往去留弗當，辜作者之苦心。今於長折詞填八曲，短折或六或四，不令再刪故也。

一曲名不取新奇，其套數皆時流諳習者，無煩探討，入口成歌。而詞必新警，不襲人牙後一字。

一、詞曲皆非浪填。凡胸中情不可說。眼前景不能見者。則借詞曲以咏之。又一事再述。前已有說白者。此則以詞曲代之。若應作說白者。但入詞曲。聽者不解。而前後間斷矣。其已有說白者。又奚必重入詞曲哉。

一、製曲必有旨趣。一首成一首之文章。一句成一句之文章。列之案頭。歌之場上。可感可興。令人擊節嘆賞。所謂歌而善也。若勉強敷衍。全無意味。則唱者。聽者。皆苦事矣。

一、詞曲入宮調叶平仄。全以詞意明亮爲主。每見南曲艱澀。扭挪令人不解。雖強合絲竹。止可作工尺字譜。何以謂之填詞耶。

一、詞中使用典故。信手拈來。不露餽釘堆砌之痕。化舊爲新。易板爲活。點鬼塚屍。必不取也。

一、說白則抑揚鏗鏘。語句整練。設科打諱。俱有別趣。寧不通俗。不肯傷雅。頗得風人之旨。

一、舊本說白。止作三分。優人登場。自增七分。俗態惡謔。往往點金成鐵。爲文筆之累。今說白詳備。不容再添一子。篇幅稍長者。職是故耳。

一、設科之嬉笑怒罵。如白描人物。鬚眉畢現。引人入勝者。全借乎此。今俱細爲列出。其面目精神。跳躍